

第十三回 賞梅花陸思同年 降風雨忽想雲游

詞云：

正春光，不覺菱荷香。猛聽得寒雁感傷，咫尺間，梅綻粉牆。

看綿繡，聽鳥弄笙簧。閑中檢點，靜中思量，雄赳赳，不見了秦楚兵將。氣昂昂，哪見了後漢前唐。亦認你簪纓世弟；閨閣門牆，到後來難免無常。說來是夢，言來是謊，倒不如，尋幾個知心的契友，與野外溪邊，或圍棋賭賽，或曲水流觴，或講些修行的妙法，或問些治病良方。九里韓侯滅霸王，封侯的樊噲保劉邦，哪將軍元帥今何在？俱赴莊周夢一場。

詩曰：

同年交好勝金蘭，欲借梅花吊友冤。

豈料花遭風雨折，灰心立意棄塵緣。

話說陳公欲賞梅花，叫喜童吩咐廚役辦酒席。喜童答應，進內去了不提。次日早晨，酒席已備。少刻，老爺與夫人、公子來到園中，步至亭內，見那些雜色梅花，果然開得十分燦爛，香氣襲人。陳公向著夫人問道：「每年開的梅花，開放時，可是這般樣茂盛嗎？」夫人道：「今年比往年加倍茂盛，這正是人杰地靈。老爺今歲在家賞花，故此枝繁蕊茂。況且又得喜童澆灌修理，怎麼不勝于往年？」陳公哈哈大笑，隨即入席。一家四口，開懷暢飲。

酒至半酣，陳公便有不悅之色，夫人見了，因說道：「今日對此花，合家完聚，又用著美酒佳餚，為何老爺還有不悅之容，是何意也？」陳公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夫人，你知其一，哪知其二。今日乃是二月初十日，老夫方纔想起一件事來。去年二月十二，是我與馮公改位的日期，後日又是梅年兄周年。我與夫人、孩兒們，在此賞花飲酒；卻不知梅年兄的夫人、年侄，身在何方？他為老夫身首異處，方纔老夫見景傷情，欲借此梅花，祭奠他一番，也見我陳東初一點痴心。」口內說，眼兒望著天，叫道：「梅年兄，你生前為人正直，死後必然為神。你陰靈在天，有靈有感，可著年嫂、年侄，奔來我處，自然早晚照應。」

不言陳公與夫人說話，且說喜童聽說提起十二日，乃是他的爹爹周年，陳年伯有祭奠之意，況我為子的，倒不能盡一點孝心。孤身一人，站立梅樹旁邊，越想越惱，惑苦之極，不覺地喉嚨哽咽，哭將起來。陳公與夫人、公子都不留意。

只見杏元小姐斜目而視，看見喜童站在樹旁，如醉如痴，呆呆的眼中落下淚來，不知為什麼事，便向陳公說道：「爹爹，你看喜童，因何在那裏啼哭？」陳公回頭一看，果然見喜童在那裏啼哭，即便喚喜童上亭來，便問道：「老夫在此賞花，你因何在此啼哭？所為何事？」喜童答道：「小人方纔聽見老爺與夫人說，去年二月十二日，屈斬梅老爺的時節，小人也京中，其實死得可憐，有多少正人君子嘆息不了。老爺方纔提起梅老爺之事，小人不覺心中痛苦起來，故而驚動老爺，這是小人該死了。」夫人對陳公說道：「這也怪他不得，況他也是知書識理之人，必知大義，見景生情也是有的。」陳公聽了夫人之言，方纔吩咐道：「今日乃是家宴，下次不可。如若放肆，定行重懲。」喜童答應下來，只得含淚吞聲，站在一旁。

卻說那杏元小姐，一雙識人的眼睛，七竅靈心兒，已瞧在眼內。心中想道：「此子有些古怪。前聽得爹爹說，他字跡端方，筆墨均調。我看他雖是下人衣服，卻是個正人的行藏，其中定有一番委屈。」心中正在思想，忽聽陳公吩咐家人，叫明日設備梅老爺的靈位，擺在梅花亭上，後日借此梅花，祭奠梅老先生，以申朋友之心。陳公又對梅花祝道：「若梅公子有成名之日，與父爭光，明日再盛過今日。」陳公祝畢，站起身來，與夫人、公子、小姐一同進內去了不提。

卻說次日早晨，眾家人收拾、打掃園亭，已將梅公的牌位設立于梅亭之上，各自散去。再言喜童一個獨自來到梅亭，見上面供著他爹爹的靈位，便雙膝跪下，痛哭一場。又祈禱一番，不覺天色將晚，方纔安宿。那知此夜纔交四鼓，降下一場風雨冰雹，把些梅花盡皆打落，只急得他滿眼流淚，跌足捶胸，竟昏倒于地。半晌方醒，嘆口氣道：「爹爹，你怎麼這等命薄！陳年伯立了牌位，誠心祭奠，又誰知天降風雨！」含淚往裏面而去，打從腰門首，見裏面沒人出來，只得走將進去。見一個小丫環站在那裏，喜童說道：「姐姐，煩你通稟老爺一聲。你說喜童在外，要見老爺。」那丫環進房回稟陳公，陳公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丫環回知喜童。于是隨至房內，開口稟道：「老爺，昨夜風雨交加，把滿園梅花盡皆打落，半朵也沒有了。」

陳公一聞此言，即便披衣而起，竟往花園中而來。只見滿園中梅花，果然盡行打落，半點全無，心中一想，道：「梅年兄，你如今這等命薄，連一炷清香，也消受不起，眼見得你後人也不能上進了。」嘆了一口氣，遂動了出家之念，要修個不壞之身，及早回頭。于是，吩咐家人：「你給我備下扁擔，一副行李，今日老夫要學個雲游四海的賢士。」便氣忿忿走將進來。夫人問道：「老爺方纔吩咐家人，預備修行的物件，卻不知為何？」

陳公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老夫昨日準備香案，供奉梅年兄的牌位，無非荐一荐在天之靈，豈知昨夜遭風雨冰雹，將梅花盡皆打落。據老夫看將起來，忠奸二字，只好聽天而已，人力實難。倒不如以道門妝扮，東游各山勝景，也了人生一世。」不一時，公子、小姐到來，聽得陳公要棄家修行，于是一齊勸解道：「風雨乃天地間常事，爹爹何必認為實跡？況梅年伯乃姓梅，這梅樹之花，乃木種之梅，與他有什麼相干？今被風雨摧殘，明年又得結子，重新開花，豈可見花木吹殘而陡起離家之念？」陳公道：「我意已定，實難留住，必要身離鄉關，把這塊老骨避在那名勝所在。」

夫人，你有孩兒早晚侍奉，老夫所慮者，不過是杏元女孩兒未得佳偶。她乃是你親生，你可自己選擇英才之婿。我除此一椿，便沒他憂。」一家見陳公立意要去，一齊大哭起來。小姐、公子拜伏于地道：「爹爹從前遠在京師，孩兒們每日思想。今歸府第，正好早晚侍奉，以樂天年。不意因著這草木之情，而陡起修行之念。勸爹爹暫息此念，待孩兒祝告神祇，求拜天地，保佑梅花二開。」陳公笑道：「也罷，你們如此孝心，要求梅開二度，限三日以定。如三日梅花不能重開，定要前去修行，雲游四海，或訪僧道于山林之上，或泛舟楫游江湖之間，或仿高士于村莊之內，或樂琴棋于洞府之中。這是我修道之所，死而無怨，方是我陳東初之心也。」小姐與公子一齊站起身來，叫家人到花園中擺設香案。小姐又到梅亭中，望空拜伏在地，禱告不止。又不知禱告些什麼言語，梅花可能開二度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